

477686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

商务印书馆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

中 册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

钟 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4年·北京

西法塞·尔第 章一十第

第四篇

对意大利的战争

主前内亚此册塞奥卷干新新丁出想，日人前

雅路：「平四十第」，神尔第期·外一一

「国帝个一」

友全安科果受封翰翰隆燕奥言葛政界世

颀丑副踏不取界世：此因……愿思由要重第个

天跟第第人的台音制

非·器吉内器官命后和江管案星一一

编册千日乙单2221，译册何

向又前上利国味心理前味大意

至其中其，案国又主国帝前音前，即券得而音

加个照录个空音登曾带，又刻味国州，和味出混回

香第一一，平四十第台上里里案案册①

第十一章 海尔·塞拉西 ——世界的良心

为数很少、眼光远大、能够预见历史发展的人们，想出了直接干涉埃塞俄比亚内政的主意。

——代·博诺元帅：《第十四年^①：征服一个帝国》

世界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集体安全这个最重要的思想……因此，世界还不能防止威胁着它的大规模毁灭。

——皇家警卫队司令官穆卢吉塔·布利准将，1955年5月于朝鲜

意大利的野心和国际上的反应

有证据表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其中甚至包括比利时、俄国和埃及，都曾经在这个或那个时

^① 指墨索里尼上台第十四年。——译者

候觊觎翠绿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说,幸运的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常意见分歧,满足于签订条约,指明自己所垂涎的目标,为一旦采取行动时作准备;或者是,签订一些信誓旦旦的协定,互相确认对方不采取任何行动的决心,而这种决心通常又是不诚恳的。但是,如果说这些协定没有什么意义,那么意大利1928年和埃塞俄比亚签订的二十年友好条约,就更加没有意义了。

意大利是“瓜分非洲”的后来者,它只获得少数几块沙漠或半沙漠地区。厄立特里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地区,而且也许是意大利最好的殖民地,因为它是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天然海岸和外围丘陵。意大利人对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感到失望,这个条约显然忽视了他们得到“阳光下的地位”的愿望。¹⁸⁸墨索里尼领导的新法西斯政权许下诺言,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帝国主义扩张。驻在厄立特里亚首府阿斯马拉的意大利殖民地行政官员,早就垂涎古老非洲最后一个未被征服的部分。这里的气候凉爽宜人,厚厚的火山土壤遍布全国各地,使它的农业潜力甚至远远超过所谓的肯尼亚“白人

高地”。但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意大利人要小心。正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历届皇帝和公爵们长期以来固守高山要塞，挫败了意大利的殖民野心，所以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在他看来，正如老军人邓南遮^①对一个年轻士兵所说的那样，为了荣誉，有必要去掉“阿杜瓦的伤疤，可耻的伤疤”。他指的就是1896年的那次惨败。

埃塞俄比亚危机爆发之后，立即具有国际意义，因为事实证明，这次危机是对国际联盟的第二次打击，而且是致命的打击——第一次打击是美国抛弃了那个机构。关于埃塞俄比亚危机的大多数著作，都着眼于这次危机在国际外交活动中的意义。^②这些著作普遍认为，这次危机促使意大利

^① 邓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在墨索里尼的支持下，使用恫吓手段夺取阜姆。——译者

^② 参阅路·谢菲尔：《埃塞俄比亚危机——姑息的试金石》，此书附有一个有用的简要书目，并且扼要地概述了世界各国的态度和有关行动。但是，此书不包括埃塞俄比亚方面的意见，所以还应参阅埃曼纽尔·亚伯拉罕的《埃塞俄比亚方面的理由》，载1935年10月伦敦出版的《皇家非洲学会杂志》(Emmanuel Abraham:《The Case for Ethiopia》,《Journal of the Royal Africa Society》)第34卷137期，以及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的著作和海尔·塞拉西的讲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代投入德国的怀抱。埃塞俄比亚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是从1935年算起，而不是从1939年、或以后其他强国卷进去时才开始的。埃塞俄比亚的这个论点是很有道理的。

很少有人不同意说这场世界性的冲突存在道义问题，同样也很少有人能讲清楚是什么样的道义问题。海尔·塞拉西把这场冲突看成是集体安全的原则反对侵略的原则。他手下的一些贵族认为，他信赖国际联盟是天真的唯心主义。欧洲的一些外交家感到恼火，认为他是由于不能实事求是地理解国际外交而白费力气。全世界人民则认为，海尔·塞拉西拥护集体安全的原则不仅是权宜之计，而且显然是正确的。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海尔·塞拉西皇帝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发表讲演和凄凉地流亡英国时那种大衣裹着的、瘦小、孤独而又尊严的形象，几乎是诗意地反映了大国对小国的侵略，因而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热情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是由于皇帝的内在美德，而是由于各国人民因为未能制止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而受到良心的责备。尽管如此，海尔·塞拉西看来仍

然成了被触犯的世界良心的象征。从1935年起，特别是从1942年以来，他巧妙地尽量不降低他的这种象征地位。

189 全世界都同情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人民和海尔·塞拉西皇帝，而整个非洲大陆黑人的同情，更是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当时欧洲各国首都的政治鼓动、诗歌和政治家的传记，都反映出这种同情。这种同情后来有助于埃塞俄比亚政府同非洲新兴国家的团结。这些新兴的非洲国家认为，从殖民帝国主义时代进入民族独立时代的共同经历把大家联系起来，尽管非洲革命的理想对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内部局势并没有多大影响。西印度群岛的人（不仅仅是牙买加的塔法里公爵教派成员）普遍地感到自己和埃塞俄比亚是休戚相关的，美国的黑人团体也是这样。有几位美国黑人领袖，例如，詹姆斯·鲍尔温^①表明，他们对于一些埃塞俄比亚人对黑色皮肤和奴隶出身的人所采取的态度并不存在幻想，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美国黑人对埃塞俄比亚的同情。

^① 见詹·鲍尔温：《下一次的火焰》(J. Baldwin:《The Fire Next Time》), 1963年纽约出版。

在全世界同情埃塞俄比亚的气氛中，天主教会的态度是一个显著的例外。

瓦尔瓦尔事件

欧洲长期以来把埃塞俄比亚看成是最突出的“坏邻居”，这主要是由于亚的斯亚贝巴不能有效地控制孟尼利克帝国的边界。但是英国同样没有维持足够的部队来适当地管理前英属索马里保护地、肯尼亚北部沙漠地区，以及前英—埃苏丹东部各省的边界。从1956到1962年间，很少听到苏丹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边界纠纷，这也许是有意义的。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人很容易利用边界事件指控埃塞俄比亚。前意属索马里的沙漠地区和埃塞俄比亚的哈拉尔省之间，特别容易发生边界事件，因为这里没有恰当地划定边界线，而且索马里游牧部落经常越过边界。但是，无论亚的斯亚贝巴政府根据国际法应负什么责任，总没有任何理由将没有边界观念的游牧民族的迁移，以至他们的袭击，说成是相距许多英里的亚的斯亚贝巴政府的阴谋。这特别是因

为，欧洲列强达成的协议已经在事实上限制输入埃塞俄比亚的武器数量，从而使埃塞俄比亚政府很难采取警察行动。

1934年11月，在意大利人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国内反对这种野心的情绪爆发了。一些埃塞俄比亚人袭击了意大利驻冈达尔领事馆的一些雇员。海尔·塞拉西立即按意大利人的要求支付了赔偿。不久，在原意属索马里（现在是索马里共和国的一部分）边界附近的瓦尔瓦尔发生了一次更严重的事件。瓦尔瓦尔是一个散布在几口沙漠水井周围的居民点，它显然位于埃塞俄比亚境内，但是意大利人已经瞒着哈拉尔的总督，派军队在那里驻守了好几年。

在海尔·塞拉西加冕之前担任摄政的时期，埃塞俄比亚的军队没有到过季季加一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季季加是一个小镇，位于通向哈拉尔市的狭长山径下面。1931年，加布雷·马利安侯爵和希弗路武士率领军队从哈拉尔和季季加南下到奥加登。这支埃塞俄比亚纵队初步探测了孟尼利克二世皇帝时代通过外交和武力取得的土地。这支纵队肯定已经发现，意大利人侵入了埃塞俄比

亚人认为属于自己的领土。但是这支纵队没有继续前进到瓦尔瓦尔。这个地区按理是属于季季加地区分督和他属下的季季加镇镇长阿弗沃格子爵管辖的，但是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已经出现的危险局势。^①

将近1934年底，勘察索马里人游牧部落放牧范围的英埃联合委员会，不仅在瓦尔瓦尔遇见意大利殖民军的一支卫戍部队，而且还看到一名新上任的意大利指挥官利用穆罕默德·阿布迪尔（被称为“疯狂的毛拉”）的已经倒塌的石头防御工事，修筑了一座碉堡。这种情况激怒了在阿莱马育·哥舒武士指挥下护送这个委员会的埃塞俄比亚警卫部队。他们认为，这个地区以至整个索马里海岸（他们称之为贝纳迪尔）都曾经向高原的皇帝进贡过，因此在殖民时代以前就是埃塞俄比亚

^① 正是在这一边境地区，近年来曾数次爆发公开的战争，其中突出的是1960年12月和1964年的两次战争。1964年那次战争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在某些方面使人想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争，因为双方分别同冷战的主要参加国订有军事协定或供应协定，同时，还因为人们认为这次战争阻挠了非洲国家相互合作和团结的进程。通过非洲统一组织的安排，双方已经达成了停火的协议。

的一个部分。如果人们记得这个情况，那就更可以理解他们当时为什么感到愤怒。后来，在1963年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埃塞俄比亚首相重申了这个要求。

弗京将军的记录说，意大利人不让英埃联合
191 委员会前进。这个委员会就撤回到附近的另一个居民点阿达。但是，这里的水不够警卫部队用，因而他们停留在同意大利阵地相隔只有几码的地方。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指示警卫部队谨慎从事的命令到得太迟了。1934年12月5日，战斗爆发了。意大利人出动了一辆装甲车和一些飞机。战斗刚爆发不久，阿莱马育就英勇牺牲了。由于他的副手赶回季季加去了，一个名叫阿里·努尔的埃塞俄比亚穆斯林担任了指挥（他后来被封为男爵）。他们没有其他武器，于是他就率领他的士兵反复攻打这辆装甲车，企图用赤手空拳把它打翻。无怪乎伊斯兰教的先知说过，上帝将人类十分之九的勇气赐给了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最后终于遭受到较重的伤亡，被迫撤退。他们将炸弹的碎片带到季季加。为了鼓舞部下的士气，阿弗沃格子爵用弹片打成的刀子切肉吃。

海尔·塞拉西得悉这一事件后，就要求意大利政府把争端提交仲裁。意大利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而且向埃塞俄比亚提出各种完全不能接受的要求。意大利复文中的措辞清楚地表明，它的意图和愿望是要使它提出的要求遭到拒绝。复文中的话包括：“哈拉尔总督亲自到瓦尔瓦尔正式赔礼道歉”，“勒令那些罪犯按照索马里的习惯向被他们杀害的人的遗体致敬，然后再逮捕、开除和惩处他们……”，以及“支付二十万埃元的赔偿费”，等等。^①于是，埃塞俄比亚在1935年1月向国际联盟正式提出控诉。

埃塞俄比亚信赖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进行拖延，与此同时，意大利向东非派遣了越来越多的军队。埃塞俄比亚进一步向国联发出呼吁，得到的答复则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建议：应该根据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友好条约来

^① 见艾登（埃房伯爵）：《面对独裁者》（A. Eden [The Earl of Avon]: «Facing the Dictators»），1962年伦敦出版。本书作者在本章大量引用了该书的具体材料。

解决争端。英国政府曾经试图进行一些调停活动,但是得不到什么支持,也完全没有结果。美国躲进了孤立主义的庇护所。法国害怕把意大利赶进德国的怀抱,从而打乱欧洲列强之间的平衡,因此赞成牺牲埃塞俄比亚来作出有利于意大利的领土调整。不仅如此,除了艾登以外,那个时期出版的英国政界人士的回忆录表明,他们也具有和法国政府相同的担心和想法,而对英国公众舆论的愤怒情绪却置之不理。他们肯定认为,在二十世
192 纪再进行英国十九世纪进行过的那种殖民战争是低级趣味;但是只有英国的人民和部分报刊认为,意大利企图用武力来取得“阳光下的地位”,是不道德的。

1935年6月25日艾登同墨索里尼谈话时,提出了英国公众的观点。有趣的是,这个“元首”很快就将话题转到1896年意大利在阿杜瓦的失败。随后,欧洲某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对于是否能说服埃塞俄比亚接受意大利的“保护”,或者如何瓜分埃塞俄比亚使之有利于意大利,进行了许多讨论。看来欧洲的政治家当时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埃塞俄比亚领袖和人民的精神。艾登是一个例

外，因为他回忆说，他曾经对赖伐尔和勒格尔说过，他获悉埃塞俄比亚的一名公爵给海尔·塞拉西发了一份电报，电文是：“你还等什么呢？难道我们是妇女吗？”墨索里尼也许是另一个例外，因为他说过，“阿比西尼亚人不愿意做工，只能当兵。”然而，他也知道，由于欧洲列强不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它早就要求的现代武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潜力已经受到很大的削弱。埃塞俄比亚后来也发现，它不可能再次取得阿杜瓦那样的胜利。

不管皇帝对国联的信任在道义上是如何正确，但在政治上却是错误的，很多埃塞俄比亚人那时就曾经坦率地向海尔·塞拉西这样说过。当时埃塞俄比亚听任意大利人不受阻挠地增兵，甚至允许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了大约四十个领事馆。意大利人在意属索马里卸下战争物资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格拉齐亚尼提供的统计材料表明，从最初动员阶段起，经过战斗行动的开始和甘纳尔河战役，直到占领埃塞俄比亚东部奥加登地区和哈拉尔市的攻势，意大利方面的人员、骡子和骆驼、机动车、飞机、枪炮和装甲车都大大增加

了。^①代·博诺谈到了意大利在北方的厄立特里亚进行动员的同样情况。^②埃塞俄比亚驻伦敦的公使沃克内·马丁博士后来曾经发表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谴责那些受到埃塞俄比亚人民的信任、却不提供帮助的人。他指出,埃塞俄比亚本来是可以先发动进攻,并且“取得胜利”的。可惜,他讲这个话已经为时太晚了。

利用埃塞俄比亚的封建主义

意大利人的准备工作并不局限于储备军用物资。他们的情报人员在察看地形、水源等方面,特别是在利用埃塞俄比亚民族固有的封建不统一方面,进行了很多活动。代·博诺描绘了意大利人在1932年古格萨·阿利亚亲王—公爵去世之前,如何支持他对抗塞约姆·曼加夏亲王—公爵;也描绘了古格萨的儿子、皇帝的女婿海尔·塞拉西·古格萨侯爵怎样继续亲意大利。他追述了意

^① 格拉齐亚尼元帅:《南方战线》(《Il fronte sud》),1938年米兰出版。

^② 代·博诺:《第十四年:征服一个帝国》。

大利的远征队怎样试图同达纳基耳地区的奥萨苏丹和比鲁苏丹交朋友；并且补充说，几乎在一切地方都进行了同样的准备工作。他列举贝格姆迪尔、当果拉、锡缅、戈贾姆、沃洛等地和阿泽布族盖拉人聚居区，作为这种活动特别成功的例子。他估计，这些活动最少使埃塞俄比亚减少了二十万兵力。他断言，这种分化瓦解对方的政治活动从一开始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毫无疑问是事实，因为封建势力那时也和今天一样，在损害着团结和国家利益。

关于上述的塞约姆亲王——公爵，代·博诺写道，他“宣称效忠皇帝，但并不是真心诚意，而且他总是拿不定主意。他的性格和他父亲一个模样（他父亲曼加夏公爵是约翰尼斯皇帝幸存的儿子和未能如愿的继承人）”。代·博诺继续写道，“在（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在（1935年）2月和3月仍然互致祝贺，而且他还接受了我送给他小孩的一件礼物”。采访意大利方面消息的一个随军记者写道：“塞约姆公爵轻轻地咬住（意大利法西斯党）政治局的贿赂。”^①塞约姆

① 莫·杜兰德：《疯狂的战役》。